

赤峰市郊区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赤峰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八日

赤峰市郊区文史资料选集
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编辑：关我华 周 文 董文海

李庆春 赵天翔 李国范

赤峰市郊区文史资料选集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赤峰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

赤峰市第三印刷厂印制

开本 1168×850 毫米 1/32 字数：174,000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出版说明

这一辑编选的资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郊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虽然不是全貌，但从几个斑点、几个侧面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诸如，旧社会传统礼教的束缚，封建迷信的毒害，中华民国的兵匪为患和鸦片流毒，日伪时期的民族压迫和经济统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敌我斗争，尤其是惨痛的柴胡栏子事件，都从一点一面说明了旧社会的“水深火热”和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它充分证明了一个真理：共产党领导好，社会主义制度好。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语）。而不了解过去又意味着什么？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部分大中城市发生的那场风波告诉人们，生长在红旗下的青年，确实需要知道点历史，社会主义的祖国，可爱的家乡是怎么来的？了解过去，看看现在，再展望未来，确有益处，免得身在福中不知福，免得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的前进中迷失方向。所以，这一辑文史资料选集，可以作为了解旧中国的一部分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为帮助读者了解赤峰地区历代军事变革的梗概，特约郊区武装部政委董文海同志写了“赤峰市郊区军事沿革概述”。

文史资料编选的基础是征集。过去，长期在我区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能把经历的见闻写成史料授给政协，在此特表谢意，今后还希望多写并代为征稿。当前，需要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和深化改革开放等有关的史料，热诚欢迎赐稿。

编者

1990年3月

目 录

和硕温恪公主圻志文	方玉珊 (1)
两代协理	鲍存荣 (2)
东协理	钱 山 (8)
西协理	张 立 (11)
王储鲍靖远	张 立 王占春 (16)
清末举人董承荣	董万机 (21)
伪蒙疆政府内政部长丁其昌	李松陵 (23)
目击日伪倒台, 忆述沦亡处境	<u>赵文郁</u> (27)

民国年间赤西农民抗契税	<u>赵文郁</u> (34)
鸦片烟毒在赤峰	李心平 王洪武 (37)
回忆初头朗种鸦片	赵玉儒 (47)
种四亩大烟搭上一条命	张金祥 (50)
日仍在赤峰的经济统制	肖作德 (53)
三泰栈的经营管理	肖作德 (60)
我在旧社会当长工	商 友 (63)
记榜青	张金祥 (67)
赤峰往黑龙江迁民	<u>王宗幸</u> (71)
赤峰用过的“度量衡”	赵玉儒 (73)
清末以来赤峰地区使用过的货币	张新民 (76)

打粮沟门的贞节牌坊·····	张国明 傅志浩 郑顺生	(85)
初头朗附近的庙宇·····	赵玉儒	(89)
康熙题“福山庄”·····	刘占英 风 尘 建 林	(94)
跳墙和尚·····	赵文郁	(97)
赤峰东部发生的一次鼠疫·····	周云翔 李心平	(99)

民国年间赤峰西部闹土匪·····	赵文郁	(105)
伪满初年赤峰东部的土匪·····	王洪武	(109)
国民党翁牛特右旗保安队·····	赵建国	(112)
我的父亲张桐轩·····	张学峰	(117)
土匪王儒罪恶史·····	白玉林	(122)
建国前赤峰县的一批土匪·····	郑宝隽	(130)
赤西北的剿匪·····	巴 图	(143)
土匪王锡九袭击四区干部·····	刘景元	(146)
我参加的几次剿匪战斗·····	商 友	(149)
土匪“老二嫂”袭击四区政府·····	刘景元 王洪武	(153)
驻西牛波罗骑兵团叛变始末·····	孙玉轩	(156)
老府区长李铭山遇难记·····	王广和	(162)
区长石成山英勇就义经过·····	许殿甲	(168)

柴胡栏子事件简介·····	关我华	(172)
柴胡栏子战斗经过详报·····	李中权	(174)
我参加袭击柴胡栏子的经过·····	王士元	(180)
回忆袭击柴胡栏子·····	贾 琢	(185)

柴胡栏子突围的回忆.....	白广文 (188)
赤峰市郊区军事沿革概述.....	董文海 (198)

〔 补 白 〕

- | | |
|----------------|-------------------|
| ①历代京城(20) | ②辽之田亩制(26) |
| ③翁牛特的来历及含义(33) | ④伪满县旗公署的机构(49) |
| ⑤读者勘误意见(52) | ⑥辽世系表(59) |
| ⑦辽之“横帐”(70) | ⑧清初的“圈地”(96) |
| ⑨辽之“限钱法”(98) | ⑩头下军州(108) |
| ⑪细菌工厂(129) | ⑫历代王朝顺口溜(142) |
| ⑬清代的“庄田”(155) | ⑭“满洲国”时年号及大事(167) |

翁牛特右旗多罗杜楞郡王苍津所尚 和硕温恪公主圹志文

制曰：和硕温恪公主，朕之女也。生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丑时，薨①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亥时，年二十有三。卜以康熙五十年四月十九日丁丑巳时，窆②于巴颜额尔追谷内察汉托罗会。呜呼！惟尔秀毓深宫，祥徵天汉。幼龄失恃，诚秉乎性成，训旨亲承，端庄孚于内，则心既存乎恭顺，处贵持谦，德更合于柔嘉履丰守俭。方期茂膺夫介福，何遽摧折于芳年！眷念良深，悼怀弥切！爰稽古制，窆窆③。有文勒诸贞珉，用志生薨之年月。惟灵其永妥於是焉。

〔注〕：

①薨（hāng 衰），君主时代称诸侯王之死。

②窆（biǎn 扁）埋葬。

③窆窆（zhūn xī 淳希）墓穴。

④标点为编者所加。

（供稿人：赤峰市郊区桥西中学方玉珊）

两 代 协 理

鲍 存 荣

我的祖父和父亲，在清末、老民国时都给翁牛特右翼旗札萨克王爷当过协理。但我是一九三三年生人，能记事时是“满洲国”，他们已不当协理了。所以，我的回忆只能谈谈我的家庭——协理府和有关两代协理的传闻。

旧社会，我的家家大业大，人口众多。协理府坐落在英金河畔，现王家店乡的双庙村。据说，这座府是同治年间修建的。府分正院和东西跨院，每院都建有门房、正厅和后厅。正院三进，由祖父、父亲和三叔居住；东院两进，由伯父那一支居住；而西院则是更房、马厩和长工护院等人的住房了，合起来有近百间瓦房。三个院虽是分门分住，但我家已是延续几代没有分家，三世同堂；上上下下有百余号人，光本府家族就四十多口，到土改前全家还有三十七口人。协理府是当乡最大的地主，府附近有一顷多自营地，旗内各处还有不少吃租地，平年能收五六百石粮食，当协理还有年俸收入，所以使奴唤婢，吃穿讲究。府里有大小两个伙房，除小伙房的酒肉米面天天不断之外，每逢初一、十五大伙房要吃犒劳，所有下人都是本地面的馒头和大炖菜。

翁牛特右旗的两个协理，是协助札萨克王理事的官员，东管政务，西管军务；虽不是“世袭罔替”，但按惯例是子接父职，只要由王爷呈报清廷“理藩院”批准，就任职办事了。所

以我们家世代都当协理。我的祖父叫鲍玉玺，蒙名阿青嘎，在赞王爷、色王爷两代都当协理。他是一八六三年生人，属猪的，一八九五年任职协理，直到解放后一九四九年才故去，享年八十五岁。我有四位祖母，前两位早年相继病逝，续娶了第三和第四位祖母。续娶的两位祖母是亲姊妹俩，喀喇沁旗霍尔金营子的娘家，姓乌，人称“大太太、二太太”。我记事时，二太太在府里管事，经理家务，应酬亲友，精明能干，人人敬佩，到现在已经八十八岁了，仍健在。

我祖父生三子七女。因家庭人口多，我有的见过，有的只是听老人讲过。听说祖父的长女嫁到喀喇沁旗（现赤峰市政协副主席苏赫的祖母、懿太夫人），次女嫁到凌源县塔子沟，乌家，三女未嫁早亡，四女也嫁到喀喇沁，五女嫁给喀喇沁旗新丘（伪满旗长陈子善的侄子），六女嫁到喀喇沁旗十二脑老陈家，七女鲍凤媛嫁给了喀喇沁旗甸子乡王干池的江玉荣。祖父的长子鲍凤岐，就是我的伯父，他虽是长房，但未接替协理职务。他从小念书，蒙汉兼通，而且学问很深、诗词书画无不擅长，人称“大先生”；但由于既不喜好交际，又不谙于经济，所以婚后就住在东院设馆教书；况且爷爷还健在，故未接替协理之职。他教出不少学生服务桑梓，当庄亲友还有红白喜事，呈请诉讼，文书契约，需要写作时，都请他代劳。民国初年协理府出过作为货币流通用的“乡帖”，据说原样就是他设计的，印出后在赤峰街里街外花用，人们都称赞。当时协理府有钱有势，帖子的信誉也很好。伯父膝下有五个儿子，按传统统一排行，这就是：我大哥给幼合勒吐（早亡）、二哥金山、三哥宝山、四哥德山和六哥钱山（鲍海荣，蒙名鲍彦伊勤）。

我父亲是祖父鲍玉玺的次子，名鲍凤鳌、字润章、蒙名丰盛格，属鸡的，一九〇九年生人，一九四九年病故。父亲膝下只有我们兄弟二人。哥哥钟山（鲍福荣，蒙名鲍彦青格勒），

现住王家店乡，农民，统一排行他是老五；我叫良山，也叫鲍存荣，蒙名鲍彦木尼，排行就是老七了。

我三叔叫鲍凤林，属龙的，今年五十岁，现住郊区王家店乡，农民。

对于我祖父的事，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入赤峰以前他一直当协理。赤峰街里虽有“王爷局子”（扎萨克衙门），可他并不常住，平常是在“协理府”处理旗务。他性格直爽，态度严肃，讲究礼法，处理公私事务都很果断，雷厉风行。据说，色旺札布王爷年轻时喜好唱戏，府里养着戏班子，自己不顾王爷的身份时常跑到班子里与女演员厮混。从家族辈份讲色王爷是我祖父的侄子，老赞王薨逝时也曾托以管教之任，所以我祖父对色王爷也不止一次地规劝过，但他总是不听。一次有人传王爷下到戏班里去票戏了，祖父听了火冒三丈，马上叫人套上燕儿飞的小车子，备齐前后顶马，连夜赶了一百来里路到了王爷府。一进门就问：“那拉（色王爷的小名）干啥去了？”回说：“正在花和硕唱戏。”祖父立刻差人把王爷叫回来，严加训斥，并传家法责打色王四十蟒鞭。色王爷特将此事告到北京，（这时是民国初年）说协理以下犯上。我祖父被传到北京去申辩：“我这样作，是按家法管束侄子，也是为了维护官府的尊严。”北京政府不仅对祖父大加赞许，叫他“继续理政”，还特颁“威仪久远”的匾额以示褒奖。从此我们协理府的大门口就挂起了这块蓝地金字的横匾，门两侧还悬挂着蟒鞭。我祖父治家很严，注重对子孙的教育。家里设有子女上学的“专馆”，聘有蒙汉文的西席。我的伯父、父亲从小就上专馆攻读自不待说，对宗族邻里的子弟也都劝他们到我家的专馆上学。祖父对家属对下人，均要求他们行为方正、尊上爱下，讲究尊卑上下和规矩礼法，尤其严禁要钱、抽大烟和跑邪道。他常常亲自到各屋“查房”，发现哪屋里有烟具、赌

具，不论是少爷小姐还是太太奶奶，毫不客气地收回，从自家做起，进而本家当户，连同下属箭丁，都不许赌博和吸食鸦片。可也有例外，一次他查房发现我母亲房里有鸦片烟味儿，对儿媳不好亲自发作，就跟我二奶奶说，叫她去管。二奶奶早就知道儿媳吸烟，但她从不加管束，一直给瞒着。这次被我祖父发现，她又打“圆场”说：“算了，她有病。”事情也就过去了。

我父亲是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当协理的。他不是接替我祖父的文协理，而是代替了碾子沟（今赤峰市郊区关家营满族乡碾子沟村）的武协理，即“西协理”。这是因为当时西协理鲍熹的儿子鲍鹤年不能任职，于是经王爷同意，我祖父主持，把旗的武装转交由我父亲管辖了；也是因为民国以后旗的武装已不再是佐领、骁骑校管辖下的箭丁制，而是改建为旗属的自卫队。旗自卫队共分四个队，二百名队员。兵源不再是固定的“箭丁户”，而是来自蒙民中的有枪有马户，作为雇佣兵，发给粮饷，费用按蒙户的地亩分摊。这四个队，每队五十名队员，由队长率领分别驻守在王爷府、札萨克衙门和东、西两个协理府。听说驻守在东协理府的自卫队长陈元龄，品行不端，仗势欺人，抢男霸女，民愤很大，很多蒙汉民户都告他的状。我父亲接手武协理之后，就查实情况免了他的职，并责令他在协理府的家庙出家当喇嘛了。那年月，赤峰乡下时有土匪出没劫道，砸明火，绑票，闹得人心惶惶。所以自卫队除护院保镖外，还时常派出去剿匪。

父亲当协理期间，我们搬到赤峰街协理府来往，在二道街东头路北，有五间瓦房（现赤峰制药厂处）。我父亲虽是武协理，但因我祖父不经常在街里，所以王爷局子的一些行政事务也就由我父亲统管起来了。我父亲当协理的时间不太久，到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了赤峰，成了“满洲国”，就不当协理了。

开始，日伪对王爷、协理只当做大户看待，不承认他们的特权，所以“衙门”不关也停了，王爷、协理也闲了，地租、山份也难收了，自卫队也散了。而这时，原西协理鲍熹的儿子鲍鹤年，却在伪赤峰县的警务系当上了警察官。日伪统治初期，曾在赤峰大肆搜捕“国事犯”。知名绅士杨子彬被捕入狱不久，东协理府也就被围封，被搜检。这次虽未捕人，可我父亲总是怀疑可能同过去与西府争做协理结有怨隙有关。

伪满康德七年日伪的赤峰县撤销了，设翁牛特右旗。在此前后，日伪搞了个“土地和解”，成立了“蒙民裕生会”，目的是解决蒙汉民之间的土地关系问题。因为我父亲曾是“协理”的关系，把他找来赤峰当了裕生会的副参事（参事是日本人官立），以后又当了这个会的总务科长。这时我已开始上小学了。记得父亲天天坐着带玻璃窗的马车到裕生会（原王爷局子处）去上班，也有时到乡下各地收缴原吃租地的补偿费，发放地照，操办蒙民学校，开牛奶会社等等。据我所知，这个牛奶会社，就是我父亲以座落在兴隆街北头一处自家房产二十多间作为投资，与日本人通口合资办起来的，有奶牛十多头，天天卖奶，一时生意不错。

日伪垮台后，父母亲曾一度搬回王家店协理府去住。这时祖父老了，父亲不常在家，家务事就落在我三哥金山身上。三哥为人精明能干，有管理用人的才能，家里一应农事活计都由他管理支配，管得井井有条；我六姑能写会算，家中所有财物帐目都由她经管，记得笔笔有宗，父亲回去只是经心过问而已。过了一年多，农村搞“减租”搞“清算”，我父亲怕分怕斗，又搬回赤峰，没住本宅，住在四舅王德山家里，实际是藏了起来，看看时局变化再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九十三军占了赤峰，时局为之一变。由于我父亲的正统观念作祟，这回他出头露面了。不知是

靠近前去还是被物色到的，由国民党政府委任我父亲为“翁牛特右旗旗长”（据说委任状上有蒋中正签印）。这个“旗长”虽然依旧坐带玻璃窗的马车上班，可衙门得自己找，衙役得自己招，开支得自己掏。他找了几个人如鲍维民、鲍德发（家在二道仗房，现属翁牛特旗）等人，分别委派为警务局长、总务科长、自卫队长等职，又雇了些自卫队员，自带枪马，架子就算搭起来了。可经费上边不给，让自己先垫，说是时局一定就“还”。钱是卖了原牛奶会社的二十多间房子，又卖了十大份黑松林的二百亩地（没有现金，用大烟土折款），这才维持了一阵子“旗政府”的开支。可这个“官儿”还有人看着眼红。我亲眼见到，有一天母亲正在东屋里间抽大烟，我也在侧，忽听客厅里吵了起来，是杨修纯想当旗长，托一个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叫白绍增的和我父亲交涉来了。不久，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端午节前，国民党在赤峰呆不住了，往东撤。父亲还是坐了那辆带玻璃窗的马车，也跟着撤到锦州。几个月以后，听到家乡经过土改，人均平安无事，这才又大着胆子回到赤峰；但还是不敢露面，住在张卜朗沟的解连元家，藏在一个窑洞里，全家人只有我祖母、母亲知道他落脚之处。一九四九年病死在张卜朗沟，就地葬埋了。

（供稿人：平庄丝绸厂工人）

东 协 理

钱 山

我家祖居赤峰红山后，即现在的赤峰市郊区王家店乡。我是伪满康德元年（1934）生人。虽生长在协理府里，但我那年令太小，后又到王爷府的裕生会国民优级学校上学，所以对祖辈、父辈怎样当翁牛特右旗王爷的协理，知之甚少。

听老人说，传到我叔父丰盛格这辈，已是第十三代协理了。第一代协理原是个牧羊人，因为他聪明能干又实在，被老札萨克王选中，以后就代代当协理。伪满时，我的祖父即第十二代老协理鲍玉玺还健在，他给赞王爷、色王爷都当过差。他是“常在”协理，多数时间呆在赤峰街里，经常到王爷的办事机关“王爷局子”里去，经管旗内的诸般事务，如征租粮，派差役，管理土地、山场和街基地，以至联络官府，解决蒙汉民纠纷等等。到了民国时代，王爷府逐渐衰落，王爷局子的租税也越收越少，协理管的事也不太多了。加之我祖父年老体衰，就把协理的差使交给我叔父丰盛格去当。从这以后，老协理就在家当“东家”，经营地亩，直到土改以后故去。

我父亲这辈兄弟三个，姊妹七人。父亲行大，叫鲍凤岐。父亲之所以没有接替协理职务，是因为他从小念书，蒙汉兼通，而且文墨较深，虽未“入学”，可在家乡设馆教书，承揽了不少蒙汉学童，放不下手，也不想出去，所以就由我叔父接替当协理。

协理府是当乡较有名望的大户。我家老院子分东西两院，有近百间房子，大都是砖瓦房。东院，实际是个跨院，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倒座七间，是一个紧凑的四合院，我父亲这支住在这里。西院较大，分前后两层院，前院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六间，倒座带门房十五间；后院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由我祖父母和叔父他们住。西跨院有伙计屋、碾磨仓房二十多间，骡马牛棚二十多间，再就是猪羊等棚圈了。院落很大，是一个典型的地主大院，直到现在尚有些房舍依然完整。民国、日伪时期，我父母亲和两个孩子在东跨院住，从事教书营生，而叔父接了协理也就从乡下搬到赤峰街里住。虽然如此，可还是维持“三代同堂”，没有分家。

叔父自从接了协理，就住在赤峰头道街九神庙胡同口自家的五间街宅里，到二道街的王爷局子去办事，往来方便。民国后期，局子里的事务不多了，而多是与县衙门、商务会、街里的官商绅士来来往往地打交道。日伪初期，王爷局子虽未明文裁撤，但也无事可办，办事人员也星散了，我叔父又回到了乡下，帮助祖父经营地亩。直到伪满康德七年（1940），日伪着手解决旗内土地的租佃关系问题，搞起了“土地申告”和“土地和解”，办起了“蒙民裕生会”，因牵涉到蒙古王公贵族权益问题，这才又把我叔父找到赤峰街里来。他先是参与了“土地和解”这些事，后来又先后当了蒙民裕生会庶务和总务科长，主要管蒙民的社会福利事业，诸如办学校，开奶牛会社等。原王爷局子撤了，改成裕生会址，一些“笔帖式”等办事人员，也被录用为伪职员。这时我叔父又搬到赤峰街住。记得裕生会有一辆车篷镶有玻璃窗的马车，天天接我叔父去上班。听说总务科长的月薪七十多元伪币，一家四五口人，算得上是中上等生活。

日本投降后，我叔父又回到了王家店老家。还是帮祖父经

营地亩。当时，家里祖孙三代两大支三十多口人。到祖父这辈自有土地一百多亩，都是上水地。虽说人口多，可没有一个能从事劳动的，除园田、车马雇佣几个长活、短工之外，所有大田都招榜青。榜青户是当营子的，除自有住处外，粪肥、籽种、车马、农具全是东家的。为了接茬换茬，哪块地种什么作物、也由东家指定，到秋天就地打场，就地对半分粮。为了多打粮，从我祖父那辈起就致力于改旱地为水地。他利用英金河的水，操持着筑坝开渠，几年工夫，一条大渠从王家店到十大份，又到孙家营子、三家，几千亩地浇上水了。所以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当地蒙汉老乡都还记得他做的这项好事，划了个破落地主成分，只分不斗。

我叔父丰盛格也和我祖父一样遇事随和，待人宽厚。当然与民国以后王爷的势力微了有关，催讨租差只是例行公事，要不上来，派不出去，也就敷衍了事。即使对当差人员，长活榜青的，也不摆架子，不使威风。我家是当地大户，过往行人，只要投奔来家借宿，不分蒙汉、不论认识与否，一律招待，到大伙房吃饭留宿，有的住三天五日也不逐客。我记得有五个老长工、老邻居老而无靠了，我叔父把他们收拢到家里，吃住在伙计屋子，经管院子，看看门户，没事就呆着，长期养起来。

到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九十三军侵占了赤峰街。也不知国民党是为了摆样子看还是什么目的，又把我叔父请到街里，委派他当了“翁牛特右旗旗长”。他白手起家，缺人缺钱，还没等完全搭好“旗政府”的架子，国民党又急急忙忙地从赤峰撤退了。他也感到走头无路，被迫跟着跑，撤到中途被八路军打散，又往回跑，在宁城住了半年，又跑回赤峰，隐藏在张卜朗沟。一九四九年，他得一场急病，死在张卜朗沟了。死时年四十一岁。他是属鸡的，如活到现在已经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

（撰稿人：翁牛特旗那什罕苏木农民）